

吃牛肉与低碳生活

赵柒斤

打开电视翻开报纸链接网络,“低碳生活”及向“绿”而行这些时尚词汇就像过年时的鞭炮,总时不时地在耳边此起彼伏地炸响。不少减排专家、环保大使语重心长的“教化”和“劝告”也让我越听越惶恐。这些天,我情不自禁地反思自己:原来自己的生活方式既不减排又不环保,对生态环境犯下的罪真是“罄竹难书”……自己的善心与恶行总是不分彼此地抱作一团,让我陷入欲罢不能的无助和越陷越深的担忧。

好友小清“拔刀相助”。他开出的第一剂药方,是在饮食上养成“减排”好习惯——不吃或少吃肉,包括猪肉、羊肉、牛肉、鱼肉等。特别是不能吃牛肉,牛是排放温室气体的大户,大家都不吃牛肉,地球温室效应就会减弱。

这实在令人为难,因为在所有肉类中,我最爱吃的就是牛肉,尤其冬天。小清立刻义正词严地告诫:联合国粮农组织早些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说,每年排放到空中的温室气体,大约有五分之一来自反刍动物,其中最主要的是牛。全世界的牛每年排放的甲烷气体(也就是牛屁)是二氧化碳气体的20多倍,其危害超过汽车尾气排放。面对如此“触目惊心”的结果,环保专家觉得既然堵不了牛屁股,只有不吃牛肉方能奏效。其实,我曾看过这则“消息”,当时只是一笑了之。今天小清郑重其事地道出吃牛肉带来的危害,我倍感压力:40多年来,我间接“制造”了多少温室气体啊。

突然想起小时候母亲的教导:“牛为人类耕田,已经非常辛苦,所以人不能吃它。”再往深一点思考,工业革命前,不仅土地要用牛耕,甚至连运输也靠牛拉,牛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。可是,现在的农村,用牛耕田几乎绝迹,养牛不就是为了吃牛肉?不吃牛肉,就没必要养牛。不仅养殖商难以为继,牛繁衍生息的链条也会中断,这样真的好吗?

纵观全球,吃牛肉、喝牛奶相当普遍,吃牛扒甚至成为“高尚、时髦”的象征。我想,任何人看到“吃牛肉”有损环境和“吃牛扒”是一种时尚,这两种观点并行时,都会从心底涌起“该不该吃牛肉”的疑问。

说来话巧,周末朋友相聚,小清忙里偷闲地赶过来,点了几道蔬菜、红烧刀鱼和一个火锅,服务生刚把菜上齐。小清觉得荤菜少了,便自告奋勇地对服务生说:“再来一盘清炒牛肉!”啊!这声音对我而言真如晴天霹雳……

洪武二

十四年,解缙上书言事,被朱元璋罢官,他带了一车书回家。当年腊月底,解缙打开门,看到对面财主的家门上,已经贴了一副对联。他

解缙刚贴出来,财主



人生写意·绿叶

程远

就看见了。财主寻思:“你家藏书多,讽刺我人家是空心竹,这不是瞧不起我吗?”随后,财主命仆人砍掉了院内的所有竹子。解缙发现财主砍掉了竹子,便裁了两片红纸,分别写上了“短”和“长”,贴上去后,对联变成了“门对千枝竹短,家藏万卷书长”。财主出门看到了解缙的新对联,更加生气。他叫仆人把所有的竹根都刨掉,并甩到了路上。解缙看到那些竹根,又裁了两片红纸,分别写上了“无”和“有”,贴上去后,对联变成了“门对千枝竹短无,家藏万卷书长有”。财主发现新对联还是讥讽他的,欲哭无泪。

永乐元年,解缙受命编修《永乐大典》,从此和这部书一起名垂千古。

年货

春来茶馆

秤盘里的牛奶糖还是不少的,那也是我最爱吃的一种,那股浓浓的奶香现在可是难以找到了。

糖买回来后立刻就被母亲接管“没收”,然后连同花生瓜子一起被锁进木柜,不到年三十晚上是不会拿出来的。当然,我和哥哥也有和母亲斗智斗勇,用铁丝开锁偷吃花生的“案底”,只是怕被发现只敢偷吃一小把解解馋而已。

到了腊月二十八,就要“把面发”了,这个时候家家户户的厨房就开始“叮叮当当”地“捣鼓”起自家的年货了。我家人口多,母亲早早就安排三哥去和面蒸馒头、糰豆馅蒸豆包。三哥揉出来的馒头瓷实有劲儿,个个小碗大小,圆拱拱的像山包。每次也不知道他蒸多少锅,反正晾凉以后就都收进面口袋,然后放进院里的天然冰箱——一只空水缸里储存。那会儿过年讲究不动刀剪,需要吃时拿出几个馒头上锅“熇热”即可。

我印象最深的是布口袋一解开,立刻就有一股清凉凉的面香扑面而来,而更让我心里喜欢的,还是母亲做的那些顽皮可爱的小面食。每年春节,母亲除了要剪一

些窗花贴在窗户玻璃上,再就是鼓捣这些小面食了。长着两只长耳朵的是小兔子,母亲会用八角蘸色给它点个兔唇;笨拙肥硕的是一只小猪,它的两个斗眼是用俩红小豆粘上去的;最有趣的是那个胖嘟嘟的小刺猬,母亲刚用剪刀在它的后背剪出一个个倒刺儿,小刺猬立刻就活了一样一扭一扭地走起了“台步”。

母亲准备的年货中还有各种“炖货”,比如炖肉、红烧排骨、炖带鱼等。但最勾我馋虫的还是米粉肉,八角掺在大米中先要炒香,米倒未必是多好的大米,但一定要擗碎;将提前煨好的五花肉切成寸许宽,均匀码放在碗里,上面要用擗碎的米填满码平,再扣上一只碗后上锅蒸。米粉肉揭锅了,当米香裹着肉香和八角的香气冲开笼屉往外跑时,母亲

冬日,不是所有树叶都甘愿在寒风中飘落。比如松树、柏树,还有冬青。

一切的冷,都不能改变冬青树的叶子刻在骨头中的青的特质;所有的寒,都会在青的本色中悄悄消融。

嘘着热气把两只碗倒扣过来,就看到一碗泛着枣红色油润光泽的米粉肉,这样一大碗米粉肉就着热腾腾的大白馒头,我能一直吃到大年初二。

母亲操持着家里的各种年货,也不忘给我们整饬一身过年的新衣服。不知道这算不算年货,反正母亲绝不会让我们破衣脏裤地过年。我家孩子多,我虽是“老疙瘩”,却常常捞不着新衣服穿,总是捡哥哥姐姐淘汰不穿的衣服。母亲用颜料漂染一下见见新,就算是给我欢欢喜喜过新年了。只是我根本不在意这些,心思全都放在挑着花灯笼满街“巡逻”的乐趣上了。

现在过年,人们再不用为“盘算”年货而伤脑筋,街上排着长队抢购年货的景象也成了旧时回忆。人们也无需再提前准备各种年货,超市里的货品琳琅满目,应有尽有;实在犯懒就网上下单,外卖小哥会将所需的年货即刻送达,方便至极,要啥有啥……

却唯独缺少了一丝年味。

当春风又一次劲吹之际,冬青树枝上的青色叶子,像被感动了似的,纷纷扬扬,天女散花一般向大地播撒祝福——原来它的旧叶子是在春天脱落。

又一茬青嫩油亮的润眸绿叶,从树枝间长出来了。

冬青

江北汉

原谅

程泽

书房,誓不往来的决绝。孩子的喜怒都是明目张胆的,快乐要人看见,生气也要人看见,没有不形于色之说。隐藏,是城府,是后天修炼所得,他们还不会。

计划里,要带他们一起出门,只得继续劝和;各就各的不是,向对方认错道歉。两人也倒听劝,各向对方嘟囔一句“对不起”。“声音太小,也不真诚!”于是,两人大大喊

喊出一声“对不起”,继而都笑了。这一笑,是雨过天晴,彼此原谅。

能够原谅别人并不容易,越快越难。

情绪,流淌在身体这个管道容器里,不停走走,有它自己的速度。很多人需要消化,原谅来得很慢。江湖一笑泯恩仇,多少年的恩怨怨,此时的原谅,大多来自时间。人一老,总是格外宽

画,然后念叨着:“逢五逢十,必须得起早去赶集,要不然落下了,就买不齐过年吃喝的东西了。”在小时候的记忆里,赶年集是让我非常期待的一件事。母亲总是一手紧紧拉着我,一手拿着菜篮。因为赶集的人比较多,她怕我走丢。“集”在大街上,一边全是平房,那是对着街面开的几个商店;另一边则是卖各种年货和瓜果蔬菜的一个个地摊。赶集的人很多,密密麻麻走在街道中间,摩肩接踵。此间,各种叫卖声、讨价还价声汇聚一起,充满浓浓的烟火气息。而各种琳琅满目的商品,对大人小孩都充满着诱惑。那些年,茶几上,母亲总是变戏法似的拿出一个精美的塑料大圆盘

容。也有一再反刍,耿耿于怀的,因为难忘记,所以难原谅,因为难原谅,所以难忘记。是先有遗忘后有原谅,还是先有原谅后有遗忘?它们其实同时发生。

事实是,孩子之间更容易更快和好。他们没有记忆训练,也不去筛选甄别,该记的与该忘的,喜怒如风。成人为了记住什么,苦练各门记忆大法,遗忘终于成了一件很慢的事,原谅也总是姗姗来迟。

事后,两个男孩分享:原谅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,也是一件快乐的事,比抱怨一个人快乐。

子。里面装着瓜子、花生、奶糖等“小零嘴”,那都是母亲在年集上买来的。

而有些精贵的年货,那时还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。还记得一年家人一起吃年夜饭,妈妈边将油焖大虾往我碗里夹,边絮叨:“都吃了,这么贵的东西,可别剩!”而今,当我也做了父亲,面对着孩子一双渴望的小圆眼珠,我的话却变成了:“慢点儿吃,有的是,你妈随时都能买。”

一年又一年,年货的丰富和档次的提高,也见证了咱们老百姓水涨船高的好日子。

星期文库

过年狂想曲之二

年味,是从置办年货的那一天开始的。

记得小时候,每年一过腊月二十三,街上便开始“飘”起了年味。对于年味,每个人的感受不尽相同。这年味究竟是什么?说不清也道不明,反正就是从街上那突然冒出来的一队队购买年货的“长蛇阵”开始“喧腾”起来的。

那会儿的天很冷,队伍排得也长,但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过节的喜庆。每年春节前,市场都会投放一批政府储备的冻猪肉、黄花鱼和带鱼,副食商场也会从南方采购蒜苗、韭黄、菜花、莲藕等节令细菜供应市场。这些都是当时的稀罕物,不排队基本买不到。即便排了也未必能买到,但人们的脸上始终是喜气洋洋的,买不到也不沮丧,似乎只要有队排就已经很知足了。毕竟,那年月排队本身也是年味的一部分。

排队买年货的队伍里,还有一队是买花生瓜子和杂拌糖的。我最喜欢排队买的,就是杂拌糖,花花绿绿,五颜六色,看着就有一种喜气洋洋的过节气氛。杂拌糖,顾名思义就是把很多种糖块掺杂在一起卖,里面硬的有水果糖,软的则有牛奶糖和高粱饴软糖;圆圆的是酸三色,长长的则非红虾酥糖莫属,当然也有少量的酒心巧克力掺杂其中。买的时候有点像拆盲盒,一秤盘挖下去,赶上什么是什么。不过幸运的是

两个男孩之间,能有什么大矛盾?不过是争抢一个遥控器,或者一块巧克力分摊不均,要么你对我的偶像指指点点,我对你的英雄不敢苟同,一言不合,从口角到拳脚,要么赢的赢不起,得意忘形,输的输不起,赖皮不认,最后不欢而散。

他俩原本玩得好好的,突然闹翻,你一言我一语争吵起来,面红耳赤,甚至气出眼泪来。大人好不容易解劝开了,两人纷纷放出“狠话”:永远不要同他玩了,永永远远!

一个在东,另一个就在西,一个去客厅,另一个就去

赶集备年货

王学志

置备年货是天津人忙年的重要事儿。小时候,一进腊月,除了场地固定的年货市场外,还有大量推车挑担背包袱的年货担儿们走街串巷,满足人们对年货的需求。年货担儿们的吆喝声,是我小时候记忆中“年味儿”的组成部分。

在我的印象里,买年货是件喜气洋洋的事。人间烟火气,最抚凡人心。临近春节,经历了一整年的辛勤忙碌,随着大街小巷的灯笼挂起,红色渐渐点缀起街头

巷尾。老舍先生曾在《北京的春节》里这样写道:“春节是腊月起拾掇忙活,是正月里飘香欢喜,是岁尾年终时的美味佳肴,是新故相推之际的红火气象。”而对中国人来说,这种氛围感和仪式感,恰恰是维系我们情感的纽带。

“年货”在中国人的语境里,寄托着丰富的情感内涵,恰如那些充满春节气息的春联与窗花,以及那些装点生活的彩妆与新衣。那一件件普通的年货因为家人的爱,有了特殊的情感价值,让我们感到满满的喜悦和希望。

在我家,买年货是件不容耽搁的事儿。小时候,年货的主要来源便是赶年集。母亲总是会在日历上勾勾画